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十四期 1993 年 3 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14, March, 1993.

經濟學者的養成過程*

大衛·克蘭大

亞羅·克拉馬

The Making of an Economist

by

David Colander

Arjo Klamer

身為經濟學者，我們對於培養學生成為專業經濟學者的過程不僅存一份關切，並且也都有個別的經驗。然而，除掉一些軼聞趣事性質的材料，真正的數據十分缺乏。本文旨在略盡棉薄，以期對該過程逐漸產生認識和了解。

關於研究所的經濟學教育，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其中絕大多數，局限在私底下表達。然而，仍有一些意見會在檯面上出現，通常是那些批評性最強的。例如羅勃·庫納（Robert Kuttner）（1985）總結衛

* 本文譯自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Fall 1987): 95—111. 感謝作者及美國經濟學學會同意授權本刊翻譯及轉載本文。本文由潘克宇先生中譯，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錢永祥先生協助校訂。

收稿日期：1992 年 8 月 9 日

Received: August 9, 1992

斯理·李昂鐵夫 (Wassily Leontief) 和約翰·肯尼斯 (John Kenneth Galbraith) 之類站在批判立場上的經濟學家之意見時，曾經如此寫道：“各個經濟學系製造出來了一代‘白癡專家’，對於深奧的數學十分精通，對於現實的經濟生活却一無所知。”本文關於研究所的教學所做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數據，有助於評估這一類的觀點。

有關經濟學者之培養過程的資訊，除了其一般性的意義之外，對於經濟學的方法論也很重要 (Coats, 1985; Klamer, 1983; McCloskey, 1986; Whitley, 1984)。研究所的經驗對經濟學論述的成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認證經濟學者的專業人身份，它設定了經濟學者進行論證的方式，並且告訴他們什麼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什麼不是。要了解經濟學的論述世界，必須先對經濟學者在研究所時期的專業化過程有充份的認識。

我們在六個頂尖的經濟學研究所——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史丹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對研究生進行問卷調查，取得了我們的資料。我們探問今天的研究生是什麼樣的人，以及他們對於經濟學、經濟以及研究所的看法。212 位應答者相當平均地按照就讀研究所的年數分佈（參看附錄：問卷及方法論的討論）。在調查之後，我們還做了一系列的訪談。

我們將問卷調查所得的結果分別在下面四節呈現，其中我們自己的意見將盡量減少。這調查所觸及的議題是無法在這樣一篇文章中作詳盡討論的。不過，在最後一節中我們是提供了一些我們自己對結果的解釋。

1. 學生背景概述

在這些選定的學府中的典型經濟學研究生，乃是為 26 歲、中產階級、無宗教信仰而有長期伴侶的男性白人（在我們的樣本中，女性占 18.9%；拉美裔只有一位，全無黑人）。他們大部份出身自高度競爭性的大學，家庭也屬相對而言富裕。他們的父親過半數（54%）擁有研

究所以上學歷，母親中則有 23% 擁有研究所以上學歷，平均家庭收入約在 5 萬美元。87% 的人在大學時代主修或輔修經濟學，28% 的人修數學，24% 的人修其他社會科學，人文科學 15%，自然科學 9%（學生可以同時擁有一門主修及一門輔修）。大部份的學生（63%）申請入學時，視經濟學研究所為前程唯一選擇。而那些考慮過其他學科的人，所考慮的均是與政策有關的學門或者是法學院。他們的焦點如此清晰，部份原因在於有 50% 的學生在開始經濟學研究所的學業前，曾經在另一個學士後領域中有工作、涉獵或學習的經驗。

喬治·史提格勒 (George Stigler) (1982, 1975 年首次發表) 指出經濟學易於使人保守。然而，就我們的應答者來說，至少在他們此階段的生涯中並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就他們政治的觀點而言，47% 的人自認為是自由派，22% 自認為溫和派的，15% 自認為是保守派，12% 自認為激進派（4% 回答其他）。這樣看來，至少就頂尖大學的學生而言，大多數的學生自認為主要傾向於自由派。

2. 學生的興趣

當一個開放式的問題問到，他們對於研究所最喜歡及最討厭的是什麼時，36% 的人認為最喜歡的是學術的環境，20% 認為最喜歡課程和研究。至於他們最不喜歡的，多數的不滿，焦點都在數學和理論的份量太重，以及所學的題材缺乏現實意義。但無論他們有什麼不滿，只有 6% 的人說他們絕對不願重來一遍，21% 的人則不確定¹。

關於未來的工作，53% 的人計畫尋求學院生涯，33% 的人欲從事與政策有關的工作，17% 想進入企業界，8% 要進入研究機構，2% 想進入新聞界²。這項結果，與國家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所做的一項未發表的調查大致吻合（其報告見 The Commit-

1. 此研究不包括輟學學生，然而，這些學校大部份輟學率都相對的低。這表示在發給入學許可的過程中，已成功淘汰了無法接受訓練過程的學生。

2. 百分比的總和可能超過 100%，因為有些學生選擇了不止一個的目標。

tee on the States of Women in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1987年3月份之通訊第4頁)。這項調查發現,新科經濟學博士中,有60%的人計畫進入學院。我們研究結果的百分比之所以較低,可以歸因於抽樣母體的差異:我們的對象是研究所的學生,上述調查的對象則是新科博士。這中間的差異顯示,那些不打算覓大學教職的學生,比較可能中途放棄學業。

學生們希望想得到的學院工作,主要是進入研究性的大學。41%的人希望15年之後能進入主要的大學,32%的人想進入以政策研究為導向的研究機構,16%的人想到好的文理學院(liberal art college)去,11%希望待在重要的研究機構,9%希望到私人企業部門。在隨後的訪談中,學生證實了這些偏好。就像有一位學生說的:“…有一件事情是絕對不能做的——走進(一位著名教授的)辦公室,宣稱你想要(在一個重要的文理學院中)教書。”

想進入學院的53%的人,並非均在入學之初就已打定這個主意。在我們的對話當中,有一些學生指出,同儕的壓力和教授的意見,均是他們抉擇的重要因素。當我們與研四學生談到在重要的學術機構之外的職業選擇時,這些學生特別強調了上述問題。一位學生指出,“當很多朋友,特別是教授們,以你獲得的工作好壞來評斷你這個人,這(擔任公共政策方面的職位)實在不好受。如果你希望他們瞧得起你,你得在重要的大學中得到一份工作。要不在乎這一切,成為這四年來對於自己一直是十分重要的人們眼中的失敗者,是很不愉快的事。”

如果研究所淨在製造對政策不感興趣的白痴專家,那並非因為學生進入研究所時就已經不感興趣。多數學生(53%)認為,參與政策形成的願望,是他們決定進入研究所的一個極重要原因;只有17%的人視此願望不重要。另一個攻讀研究所的重要理由,是他們喜歡大學時代主修的經濟學(53%),認為此點不重要的人只占13%。在研究所期間,71%的人當過助教或研究助理,11%做過顧問,另外還有11%的人做過政治工作(有些學生不只做過一種工作)。此外,還有34%的

人已經在撰寫學術著作以備發表。

在調查以及訪談當中，經濟學的現實意義是最重要的主題。當問及選擇論文主題的主要因素為何，或可能為何時，答案歸趨於想要做具有現實意義的研究。當問及何種因素影響論文題材的選擇，多數（67%）說他們想要了解某個經濟現象。17%的人認為使論文順利完成是重要的理由，只有4%的人提到某個特定的數學或計量經濟學的技術正好可以應用。

傑克伯·維納（Jacob Viner）曾經說過：“人在智識方面的興趣並非天生狹窄；要讓智識興趣偏狹需要特殊而且嚴格的訓練。”根據我們的調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研究所的經濟學教育達到了窄化學生興趣的目的。大多數的應答者都有廣泛的興趣，但課業讓他們沒有餘暇去發展這些興趣。我們詢問他們，在身為經濟學家的養成過程裡，各個領域中的研讀具有多大的重要性。他們的回答如表2-1。雖然大部份的研究生認為，閱讀其他學科——例如居首的歷史學與政治學，或是居次的社會學與哲學——的作品是重要的，但我們從訪談中發現，大多數人沒有從事這類研讀，因為他們缺乏時間。

這種窄化過程的另一項指標，是學生覺得研究所很少給他們機會去做學科之間的討論。即使60%的人說他們同其他學科的朋友和學者們有經常的來往，只有13%的人認為這類互動與智識有關。

應答者的興趣如表2-2（依學生最感興趣的百分比高低排列）。就經濟學內部各個領域感興趣的程度而言，應答者的答案反映出班哲明·華德（Benjamin Ward）（1972）所提出的一個序階確實存在，雖然也有些顯著的例外³。我們的調查在個體經濟學與總體經濟方面，與華德為經濟學所畫的序階相吻合。計量經濟學在順序上較低，但有很多人具有中度興趣。經濟發展與產業組織排名高於華德的排名。學

3. Ward 所做出來的序階如下(1)個體、總體理論，和計量經濟學；(2)國際貿易、公共財政、貨幣與銀行；(3)勞工、產業經濟以及經濟史；(4)經濟思想史，經濟發展及比較經濟體系。

表 2-1 其他領域之閱讀的重要性

單位：%

	極重要	重 要	輕度重要	不重要
數 學	41	32	21	6
歷 史	34	34	24	8
政治學	24	30	33	13
社會學	16	29	35	21
哲 學	15	27	27	15
心理學	9	20	44	27
電 腦	8	26	35	30
物理學	2	6	27	64

表 2-2 學生對各個次領域的興趣

單位：%

次領域	非常感興趣	中度感興趣	不感興趣
總體經濟學	42.6	43.5	13.9
政治經濟學	36.1	38.0	25.5
個體經濟學	35.7	48.3	15.9
國際經濟學	30.5	43.8	25.7
產業經濟學	30.1	45.1	24.8
貨幣銀行	28.0	41.1	30.9
經濟發展	26.0	42.3	31.7
勞工	24.6	40.1	35.3
計量經濟學	22.4	55.7	21.3
公共財政	18.9	47.6	30.5
思想史	18.7	50.2	30.6
法律與經濟學	10.6	40.1	47.3
比較經濟學	9.3	42.4	48.6
都市經濟學	5.4	27.0	67.6

生也對政治經濟學（不包含於華德的分類當中）很有興趣。（政治經濟學可包括新古典學派的政治經濟學，如公共選擇，以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這項調查的目標之一，是希望能更了解學生在研究所中獲得的論述在他們心目中具有何種面貌。因此我們問他們，哪些能力比較可能讓學生成功。這個問題提供了本調查一些最具戲劇性的結果⁴。我們提供學生一些可能具備的能力，在表 2-3 中按他們答案的名次列出。

根據這些研究生的看法，對於美國經濟的認識以及對經濟文獻的知識，無法使一位經濟學者成功。43%的人相信對經濟學文獻的知識

表 2-3 對成功的看法

單位：%

	非常重要	適度重要	不重要	不知道
精於解決問題	65	32	3	1
數學能力很好	57	41	2	0
對於某個特定領域 有深入認識	37	42	19	2
有能力與著名之教授 建立關係	26	50	16	9
對經驗研究有專長 並感興趣	16	60	23	1
對經濟學之文獻有 廣泛的認識	10	41	43	5
對於經濟制度有徹 底的了解	3	22	68	7

4. 問題是以下面的方式陳述的：“什麼特質最能夠使學生易於成功？圈選一項”。在訪談時，我們問學生他們對“易於成功”如何解釋，並發現幾乎所有的學生都認為“易於成功”是指在學術專業上的成功。

並不重要，只有 10% 的人認為非常重要。68% 的人相信對美國經濟的徹底認識並不重要，只有 3.4% 的人認為十分重要。在我們的訪談中，更證實了學生不認為對美國經濟的認識有其重要性。下面這個典型的說法，是當學生被問到他們對課業所採的看法時所作的回答。

在你們的調查中有一項問題問道：“是什麼條件使得學生較容易成功？”如果我記得沒錯，有一個選項是“對美國經濟的一般知識。”其實，你可以走進課堂上課，即使不知道什麼是財星 500 大 (Fortune 500)，卻門門拿滿分。你也可能走進課堂，雖然知道次位信用債券 (subordinated debentures) 和垃圾債券 (junk bonds) 之間有何不同，成績依然滿江紅。

顯然，這些結果對於研究所的本質、課業的內容，以及實際的社會化過程，均提出了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很複雜，可是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經濟學界必須處理這些問題。

在問卷裡，我們並沒有問到學生是否喜歡他們心目中研究所的面貌，何況研究生也不必然是應該被詢問這些問題的人。如羅伯·梭羅 (Robert Solow) 在評論本文時所說的：“說研究所教育出了問題，等於是說經濟學這個學門出了問題。”

可是在訪談方面，最大的收穫就是讓我們看到了明確的緊張、挫敗感和犬儒的態度，其程度在我們看來已非常態的研究生苦悶所能同日而語。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存在，認為經濟學是一場遊戲，倘若花功夫設計與現實掛鉤的模型，即使足以顯示對制度有深入的了解，但是其報酬卻低於去設計一個在分析上精簡有力的模型；受重視的是知識的外表裝潢，而不是認識的深度。這種犬儒態度並不只適用於他們對研究所經驗的了解，也是他們對這門學術的尖端研究的看法。一位研四的學生說道：

我們來到這個貨幣學研討會，你可以這樣想像，教授們為了教育我們，從全國各地請來照理是最優秀的年輕人，來談一些他們現在正在進行的總體方面的研究。我們每個人每週都去參與這

研討會，一週又一週，但回來後都在背後嘲笑他們名氣很大，其實通常只是因為他們的模型非常令人難以相信，非常地複雜。

3. 經濟學研究生與經濟學界的差異

布魯諾·弗萊等人 (Bruno Frey, et al.) (1984) 最近對美國經濟學者的看法做過一次調查。我們的問卷包含了一些與他們的問卷類似的問題，讓我們可以拿他們的結果與我們對研究生所做的作一比較。表 3-1 比較了二組答案。由百分比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研究生的看法比美國經濟學者來得保留得多許多，特別在關於配額與關稅的角色及財政政策的效果方面。

4. 不同研究所課程的特色

喬治·史提格勒與克來爾·傅德藍 (Claire Friedland) 在一份深具洞見的關於經濟學界的研究中，曾經提出一個問題：“美國研究所教育的‘重點大學’經濟所，是否足以稱之為‘學派’——意思是說能夠在它們訓練出來的博士身上留下獨特的影響？”(Stigler, 1982) 他們檢視了 1950 至 1955 年間獲得博士學位的經濟學者，在 1950 至 1968 年間引用文獻的狀況。史提格勒和傅德藍發現，“各大學出身的人對不同的經濟學者的重視與尊敬，確實有其不同之處。”但他們認為這中間的差別太小，不足以證明有不同經濟思想學派 (schools) 存在。

我們的調查沒有像史提格勒和傅德藍那樣去追問研究所畢業之後的研究興趣，但有助於了解研究生的意見。表 4-1 顯示的結果，說明各研究所，尤其是史提格勒自己的學校——芝加哥大學，的確擁有自己的特色。舉個例子來說，在表 4-1 有關“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這個問題的答案上，這種差異便清楚地表現出來。

觀察表 4-1 中“總和”欄，學生們明顯懷疑經濟學的科學地位。多數人否認經濟學具備任何客觀科學所應具備的二項關鍵要素：實是的與規範的經濟學間有其區別，以及在基本的議題上存在一致的看

表 3-1 研究生的經濟學觀點與 Frey 對美國經濟學者所做研究
之比較

單位：%

	研究生				美國經濟學者		
	同意	有條件同意	不同意	不確定	同意	有條件同意	不同意
財政政策可以作為穩定政策的有效工具 ²	35	49	11	5	65	27	8
聯邦準備銀行 (FRB) 應該維持穩定的貨幣成長	9	34	45	12	14	25	61
最低工資造成年輕人與非技術工人失業增加	34	39	18	9	68	22	10
關稅和進口配額降低了一般的經濟福利	36	49	9	6	81	16	3
通貨膨脹基本上是一種貨幣現象	27	33	29	11	27	30	43
工資與價格管制應該被用來控制通貨膨脹	1	17	73	9	6	22	72
工人民主會增加勞工生產力	13	40	22	24	—	—	—
市場體系傾向於歧視婦女	24	27	39	10	—	—	—
資本主義體系天生固有趨向危機之傾向	8	23	59	13	—	—	—
所得分配在已開發國家應該更為平等	47	32	14	7	40	31	29

註：1. Frey 的調查中，未提供“不確定”項之選擇。

2. 在 Frey 的調查中這問題是如此表示的：是否財政政策對於一個未充分就業之經濟體具有刺激性？

表 4-1 對於經濟學之科學性的看法：跨校間之比較 單位：%

	芝大	麻省理工	哈佛	史丹佛	哥大	耶魯	總計
新古典經濟學對於今日之經濟問題具有現實意義							
非常同意	69	31	20	34	24	33	34
略微同意	28	56	56	60	68	60	54
不同意	3	11	22	6	8	8	11
看法不明確	0	2	2	0	0	0	1
經濟學者在基本議題上有一致看法							
非常同意	3	4	2	2	4	13	4
略微同意	47	31	27	51	48	33	40
不同意	44	60	68	43	44	47	52
看法不明確	6	4	2	4	4	7	4
實是的與規範的經濟學有一道明顯的界線							
非常同意	22	7	9	9	0	7	9
略微同意	38	16	4	30	32	33	23
不同意	34	73	84	55	52	60	62
看法不明確	6	4	2	6	16	0	6
經濟學是最具科學性的社會科學							
非常同意	47	27	9	27	36	13	28
略微同意	28	36	43	31	24	47	39
不同意	9	24	30	23	28	40	19
看法不明確	16	13	18	19	12	0	14

法。然而這種看法在各校間的分佈並不平。例如，若去掉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則認為經濟學家會在基本的議題上有一致看法的人便略佔多數。

答案顯示芝加哥的學生對於新古典學派經濟學的現實意義最具有信心，而哈佛的學生則最不抱信心。若去掉芝加哥的學生，多數學生懷疑實是的與規範的經濟學是可以區分的。事實上，四分之三的麻省理工學院學生和六分之五的哈佛學生否認實是與規範的經濟學之間有區別存在。芝加哥的學生接受了這項區別；而在其他學校反對這項區別的僅僅略微佔優勢。

當我們比較不同學校學生的經濟觀點（表 4-2），以及關於經濟學假定的重要程度的看法（表 4-3），則各校間的差異就變得更為明顯。這二個表強烈支持一項假設，即芝加哥構成了一個與其他學校不同的“學派”（school）。在芝大，通貨膨脹主要是一種貨幣現象這個命題，似乎被視為信條，100%的人都同意它。在哈佛，不同意的人却占百分之 46%。同樣地，財政政策可以是調節景氣的有效工具這命題，在麻省理工學院似乎被奉為信條，沒有一個學生不同意它。可是在芝大却有 44% 的人不贊成。

在個體經濟學的問題方面，這種差異也很明顯。芝大學生對於市場的信心，比起其他學校的學生明顯高出許多。哈佛學生的答案最為紛歧，對市場表示懷疑的人也相當多。

在表 4-3 中，“總和”欄顯示大部份的研究生認為理性預設是重要的。但對於理性預期的假說，態度就比較審慎。僅 17% 的人認為這項假說十分重要。25% 的人認為不重要。不完全競爭預設與行為根據傳統預設，排名都高於理性預期預設。

分項觀察各校間的差異，我們發現芝加哥大學的學生，相對於其他學校，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認同最高，對理性預期預設的支持也相當強，對價格僵固性、不完全競爭和成本利潤定價等預設則興趣較淡（我們可以說，其他學校對芝大的觀念並不支持。如一位麻省理工學院研

表 4-2 經濟觀點：校際間之比較

單位：%

	芝大	麻省理工	哈佛	史丹佛	哥大	耶魯
財政政策可以作為穩定政策的 有效工具						
十分同意	6	48	30	30	54	60
有保留地同意	34	51	65	52	38	33
不同意	44	0	2	9	8	7
意見不明確	16	2	2	9	0	0
聯邦準備銀行應該維持一個 穩定的貨幣供給成長						
十分同意	41	0	7	2	4	0
有保留地同意	44	27	24	39	50	21
不同意	9	60	57	44	33	64
意見不明確	6	13	11	15	13	14
最低工資造成年輕人與非 技術工人失業增加						
十分同意	70	24	15	36	38	33
有保留地同意	28	53	41	40	25	27
不同意	3	11	35	19	21	13
意見不明確	0	11	9	4	9	27
關稅和進口配額降低了一 般的經濟福利						
十分同意	66	38	20	32	38	33
有保留地同意	34	42	56	51	54	60
不同意	0	13	11	9	8	7
意見不明確	0	4	13	9	0	0
通貨膨脹基本上是一種貨 幣現象						
十分同意	84	7	15	23	29	13
有保留地同意	16	44	26	45	25	40
不同意	0	36	46	23	33	33
意見不明確	0	11	11	10	13	13
市場體系傾向於歧視婦女						
十分同意	6	24	44	11	38	27
有保留地同意	19	22	20	38	21	53
不同意	69	40	26	43	33	13
意見不明確	3	13	11	9	8	7
所得分配在已開發國家應 該更為平等						
十分同意	16	52	54	52	46	60
有保留地同意	50	30	33	24	37	20
不同意	19	9	13	17	9	20
意見不明確	15	9	0	7	9	7

表 4-3 經濟學預設的重要性

單位：%

	芝大	哈佛	麻省理工	史丹佛	總計
理性預設					
非常重要	78	35	44	58	51
有些情況下重要	22	51	44	36	41
不重要	0	14	9	6	7
沒意見	0	0	0	0	1
理性預期					
非常重要	59	14	0	9	17
有些情況下重要	38	45	71	53	53
不重要	0	38	18	32	25
沒意見	3	2	7	6	5
價格僵固性					
非常重要	6	37	38	26	27
有些情況下重要	56	54	56	65	60
不重要	38	7	4	4	10
沒意見	0	2	0	4	3
不完全競爭					
非常重要	16	47	51	38	40
有些情況下重要	72	47	44	60	55
不重要	9	7	0	2	4
沒意見	3	0	2	0	2
成本利潤定價					
非常重要	0	7	9	11	9
有些情況下重要	16	48	62	41	46
不重要	50	26	18	33	26
沒意見	34	19	9	15	18
行為根據傳統					
非常重要	0	16	18	4	4
有些情況下重要	31	55	69	64	25
不重要	31	9	2	4	57
沒意見	38	20	11	28	15

三學生所指出的：“（在麻省理工學院）沒有盧卡斯（Lucas）型的人。”）尤其令人驚訝的是，沒有任何一位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認為理性預期預設非常重要。

在其他方面，芝大也很獨特。例如，僅有 19% 的人覺得他們的課業與興趣間存在重大的緊張關係。對照之下，其他學校平均有 42% 的人感覺如此。在芝加哥，60% 的人沒有感覺壓力，其他學校的平均則為 28%。

芝大經濟學明確地構成了一個特殊的學派；其他大學經濟所成“派”的跡象雖然較小，但也不能說沒有。假若我們一定要做一般之論，那麼我們會說哈佛學生最具懷疑心態，而史丹佛學生的看法分佈在芝大與麻省理工學院之間。

芝大經濟所構成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學派，並不表示該所用自己的特色塑造了學生。這種現象也有可能是學生自己原先的選擇而造成的。我們從二個方面來測試這個可能性。第一，我們要求學生比較他們現在和唸研究所之前對某些特定議題的信念，例如新古典學派的現實意義、實是與規範經濟學間可否劃出一道明顯的界線、經濟學是否為最具科學性的社會科學等問題。藉由這些問題，我們並不能得到明確的結論。約有 50% 的學生認為，進入研究所之後，他們並沒有改變看法。就所有學校的總樣本來看，也並未發現那些改變了看法的學生，趨近或背離他們自己學校所抱持信念的情況構成了明顯的趨勢。

然而，如果我們就個別的學校來看這些資料，仍然可以發現一個不是十分明顯的模式存在，尤其是芝加哥大學。例如，44% 的芝加哥學生在進入研究所之後，對新古典學派的現實性的看法沒有產生變化。56% 的人改變了，這些人可以分為：3% 的人現在比起過去認為該學派較不具現實性，而 53% 現在認為其較具現實性。此點與其他學校形成直接的對比。例如，62% 的麻省理工學院學生認為他們未曾改變看法。而改變了看法的人分為：22% 的人現在較覺得該學派具現實性，持反向變動的有 16%。

學生關於經濟學之科學性的信念為何，提供了另一個例證。47%的芝加哥學生進入研究所後看法沒有改變：34%的人變得比較相信經濟學是科學的，19%的人變得比較不相信。在麻省理工學院，71%的人對此問題看法不改，7%現在較認為經濟學是科學的，22%較不認為如此。這些資料說明，學派會增強學生原先就抱持的立場。

雖然我們並未問學生在研究所之前關於經濟政策的信念。但是我們可以依年級將答案分開，藉此找出學生在入學第一年以後觀點上有任何變化。這是我們提供的第二方面的測試，由於本調查是在春季做的，研一學生有可能在那個時候已經受到所方的影響了，這使得這項測試的結果無法有明確的結論。雖然如此，這項測試之結果仍舊顯示出學生自我的選擇是重要的因素，不過研究所階段確實也出現了某種程度的觀點調整與增強。例如，在麻省理工學院，66%的一、二年級學生同意通貨膨脹為一貨幣現象，而四、五年級學生却只有42%的人同意（在芝加哥所有年級的學生都全數同意）。但這些比較中，也有些例外的情況。例如，哈佛的一、二年級生有26%覺得通貨膨脹是貨幣現象；而相信此點的四、五年級生占53%。

另外二個問題的答案，可以作為很好的例子，說明在研究所階段發生的觀點增強效果：58%的芝大研一、研二學生相信，財政政策可以是有效的，但祇有36%的研四、研三學生相信它有效。在哈佛與麻省理工學院，除了一位學生之外，其餘所有年級的人全部都同意財政政策有效。回答有關最低工資問題時，芝大包括所有年級的全部學生都相信它會造成失業增加；而哈佛的一、二年級學生有45%，四、五年級生祇有24%不同意。

我們從這二個不完整的檢定所獲得的結論是，在研究所期間雖然確實發生了朝所方觀點作調整的現象，但是除非實際上這種變化發生在第一年，否則自我的選擇才是決定研究生信念的主要要素。學校多多少少會修正他們的信念，但是通常是增強他們先前已先存在的觀點。

5. 關於調查結果的思考

報導數據是一回事，詮釋它們是另一回事。經濟學者的製程中出現的一連串的緊張，特別引起我們的注意和驚訝。研究生對政策有興趣；大部分的人會投身經濟學，也是因為期待經濟學有助於政策問題。頭幾年當他們學習方法與基本的技巧時，對政策的應用有限，因此引起了學生某個程度的挫折感，從下面的談話可以略窺一般：

學生 1：我覺得花了六週的時間上總體經濟學課程，做了很多代數以及導微分，但我們從未討論過這些模型可以適用到什麼程度，這些預設的合理性如何。

學生 2：我一點都不覺得我們在課程中接觸到任何政策。沒錯，是有一門商業政策理論，但課上其實也沒有什麼政策。我們學到的是“何為最適關稅？”

有些學生主張在技術方面的專精是有益的，有些則不同意，我們可以從以下的討論看出來：

學生 3：我覺得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在頭一年我們充實我認為一定要把該學的都循序學到，這很要緊。可是另外還有一種感覺。我曾經讀到別人引梭羅的說法：政策是給笨蛋去研究的。只要你懂得理論，導出政策不成問題。那對於一個真正厲害的理論家而言，政策涵意不是什麼具有挑戰性的東西。我認為這是為什麼系裡不花很多時間在應用上的另一個原因⁵。

學生 4：不見得，我認為政策的現實比這批人想的困難得多。例如，像我們所裡的（提到某位講師的名字）就十分關心政策的落實，但我感覺他幾乎是個奚落的對象，因為他關心應用理論結果時所碰到的實際問題。我幾乎沒有看到哪個教授在研究中把這類問題列入考慮。

5. 認知通常與實際有距離。羅勃·梭羅告訴我們，他從未做過這樣的陳述。這個陳述的可能來源，是商業週刊一篇文章裡引述狄爾·傑格森（Dale Jorgenson）的談話。

其他的學生也都同意。

為了完成研究所前二年的學業，學生們必須把重心放在技術上。因此研究生在解決問題方面得到很好的訓練，但是這種解決問題是在技術層面的，與處理形式模型的技術關係較大，與真實世界的問題反而關係較小。處理這些問題不需要對制度有真實世界的認識。相反，在許多情況中，這方面的知識反而會成為障礙，因為它讓你無法接受旨在簡化的預設。

學生進入研究所，希望經濟學有其現實意義，他們修習理論和技術，目的在於處理問題的複雜性。但是他們很快見風轉舵；他們看出了這套體制裡的報酬原則。他們終於知道建立形式模型有助於成功，可是他們並不相信形式模型針對相應的經濟制度給我們提供了深入的認識、或者反映了製作模型者對制度有真正的理解。在這樣的想法之下，他們希望在整個行業所重視的東西上得到訓練。我們見到，那些自認沒有學習到最複雜的理論的學生，會覺得有所損失而憂悶不快，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競爭能力。

從與哥倫比亞大學學生的訪談中，可以看出學生對學到技術的重視程度。當被問到，他們自己和教授們對於聘請更高一個層次的純理論經濟學家會如何反應時，他們說道：

學生1：假如你問我的話，到我們進入工作市場，那（缺少高層次的理論經濟學家）是哥倫比亞的缺點之一。我們沒有高層次的理論家。

學生2：你指的是什麼？像純粹貨幣理論嗎？

學生1：是指個體方面。個體方面的理論家，拓撲學——在這裡我們沒有人是這方面的，我們從未接觸過這個。

發問者：這困擾到你嗎？

學生3：是的，我感到十分擔心。因為我對個體理論感興趣，那是我想要研究的。

學生1：對基礎不了解是很不利的。

學生2：我有點覺得，為數學而數學也蠻好的，就只是學習數學，學它是一種好的思考方式，同時數學的某些部份可能與經濟學的想法有關聯。

學生們轉變為技術取向，可能是因為他們大部份期望找到學院的工作。他們曉得，要享有終身職，靠得是在好的期刊上發表文章。他們邏輯地選擇最易於使他們達成這項中介目標的對象來做研究。懂得一個可以應用於十個領域的技術，能夠為他們產生出十篇論文；懂得一個特定的領域，可能只能產生一、二篇論文。因此，沒有什麼誘因讓學生去熟知某個領域的文獻、或對某特殊領域有制度方面的知識。這種偏重，並不反映學生對政策缺乏關懷，而是說明了這套體制中公認的誘因何在。關係緊要的不是在數量龐大的資料中辛勤工作，也不是在文獻方面成為專家，而是在研究方法上翻新。

6. 結論

我們並不是在評判經濟學研究所的教育是好或是壞。我們只在陳述學生對於各種誘因的看法，並為這些誘因何以存在提供可能的說明。如果我們的說明是正確的，這些誘因是從經濟學專業的其他方面——我們在本文中並未討論——帶來的必然結果。它們與學生的興趣沒有關係，因此，似乎有一些十分真實的社會化過程確實在發生作用。在談話中，學生經常自行提出這個話題，用的往往就是社會化這個概念：

學生1（一位研四學生）：我進入經濟學的時候，並沒有多少經濟學與數學方面的知識，我強烈地感受到正在被社會化，通過線性代數的嚴格考驗。過了頭二年以後，課業真是精彩，論文的寫作過程更是愉快。

學生2（一位研一學生）：頭一年似乎塑造了我們的整個經濟學生涯。這著實令人不安。我們正變成某個樣子，但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除了知道正被五年前獲得博士學位的人進行這種思考

方式的社會化，你好像正在被洗腦。你的睡眠被剝奪了，承受著很大的壓力，被相互矛盾的概念所轟炸，最後你一切照單全收。

學生3（另一位研四學生）：我覺得我被社會化成為這個專業的一份子，進入這種思考方式。當我來這裡的時候，曾經立誓要直接進入政策工作。當時我相當質疑這些學院期刊中裝腔作勢的文章，在這裡頭所要做的事就是要獲得學院中的職位，為期刊寫論文，大家都認為無法從事經濟學的人才從事政策工作。（“或在文理學院教書”另一位學生補充道）。現在我認為研究面是更有價值的，或者是說我認為我應該去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其他人也都同意有同樣的經驗。

我們在本文中的意圖，乃在於提供一些經驗性的資料，以期我們能夠更了解經濟學者被形塑的過程。有些結果似乎是明確的，值得重複指出。具體而言，在這些經濟學的研究生之間，以及在我們所調查的經研所之間，意見有相當的紛歧，而且似乎明確地存在一個經濟學裡的芝加哥學派，在強調技術訓練、與希望從事政策導向工作的兩個方向之間，也有緊張性存在。學生們認為在研究所中獲致成功的條件，無疑是技術；成功與對經濟體制的認識沒有關聯，與經濟文獻也沒有太大的關係。我們希望，這項發現，能導致經濟學界中的討論，以判斷這樣的焦點是多是壞。

附錄：關於問卷之方法論

在 1985 年，經濟系總共產生了 812 名博士。從不算完整的數據判斷，本調查所選取的六所學校約產生了 110 位；也就是說我們的樣本代表了博士總數的 14%。

問卷發出時間為 1985 年春天。應答者總數為 212 人。而我們推估的母體為 600 至 800 人，應答率約有 25 至 30 個百分比，就此類研究而言屬於正常的比率。問題有 31 個，作答時間從 15 分鐘到超過一小時不等。應答者年級之分配約略是均等的——研一：24.5%；研二：20.8%；研三：21.7%；研四：14.2%；研五或以上：18.9%。調查之後，我們還做了一系列訪談。

問卷在這六個學校以兩種方式發出。在那些狀況允許的地方（除了耶魯與哥倫比亞大學外的其他學校），問卷被置入個別的學生的信箱內。在耶魯和哥大，問卷交由一些挑選出來的學生負責分發。這可以說明為什麼這二個學校的應答比率較低，以及應答者樣本可能有所偏差。考慮到這一點，在某些跨校的比較中，我們將這二個學校剔除。要想決定學生母體總數有其困難，因為學校把未完成論文的學生一律列為在校學生，即使他們可能已經離校。然而，在哈佛，麻省理工學院、芝加哥和史丹佛的應答率均約在 40%。在耶魯與哥倫比亞的應答率較低，但是既然這兩校調查所得的結果並沒有全然偏離其他學校所做出來的結果，那麼似乎我們下結論說從這二所學校所得之結果是有效的也應屬合理。

不過，這些調查中仍有潛在的可能誤差。愈是技術取向的學生，愈可能未回答我們的問卷。例如，我們的調查中亞洲裔的學生相對地很少，而他們被認為比起典型的美國學生來得更注重技術取向。因此，這些結果像所有的經驗研究一樣，必須很小心地被詮釋。

我們要感謝卡洛林·卡文（Caroline Craven），李·庫布（Lee Cuba），馬里恩·傑斯特（Marion Just），克麗斯特·沙波（Chrystal

Sharp), 史蒂芬·史密斯 (Stephen Smith), 以及填寫問卷的各校經濟系學生和參與訪談的學生們。包伯·寇特斯 (Bob Coats), 弗德·德克斯 (Fred Dirks), 雷地克斯·費爾 (Rendigs Fels), 大衛·林得爾 (David Lindauer) 和羅教·梭羅對本文早先數稿提供了有益的評論, 我們也致謝意。

參考書目

- Becker, Howard, et al. (1961) *Boys in White: Student Culture in Medical Scho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0) *Sociological Work: Method and Substance*,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 Coats, Bob (1985)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Its Application to Economics," Duke University Mimeo.
- Davis, Paul, and Gustav Papanek (1984) "Faculty Ratings of Major Economics Departments by Cit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4, pp.225-30.
- Frey, Bruno, et al. (1984) "Consensus and Dissension among Economists: An Empirical Inqui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4, No.1, pp.986-94.
- Gourman, Jack (1983) *A Rating of 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Programs in American and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N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
- Graves, Philip, et al. (1982) "Economics Departmental Rankings: Research Incentives, Constraints and Efficien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2, pp.1131-41.
- Grubel, Herbert, and Lawrence Boland (1986) "On the Efficient Use of Mathematics in Economics: Some Theory, Facts and Results of an Opinion Survey," *Kyklos*, Fasc. 3, pp.419-42.
- Klamer, Arjo (1983) *Conversations with Economists*, Totowa, NJ: Allanheld and Rowman.
- Kuttner, Robert (1985) "The Poverty of Economics," *The Atlantic Monthly*, pp.74-84.
- McCloskey, Donald (1983)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21, pp,481-517.

— (1986)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82) *An Assessment of Research-Doctorate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wen, Wyn, and Larry Cross (1984) *Guide to Graduate Study in Economics,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octoral Degree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oulder, Colorado: Economic Institute.

Spellman, William, and Bruce Gabriel (1978) "Graduate Students in Economics: 1940-74,"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8, pp.182-7.

Stigler, George (1982) *The Economist as Preach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ard, Benjamin (1972) *What's Wrong with Econom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Whitley, Richard (1984)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cienc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